

苏琪此次命在旦夕，那些觊觎她的非人家伙，可都不是省油的灯！

{南方吸血鬼}之六

Definitely Dead

恶夜追击令

Charlaine Harris

[美] 莎莲·哈里斯 著
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{南方吸血鬼}之六

Definitely Dead

恶夜追击令

Charlaine Harris

[美]莎莲·哈里斯 著
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0-3234

Charlaine Harris

Definitely Dead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Charlaine Harris Schulz

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
Charlaine Harris, Inc. c/o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
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恶夜追击令/(美)哈里斯著;高琼宇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(南方吸血鬼系列:6)
ISBN 978-7-02-008440-1

I. ①恶… II. ①哈… ②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2201 号

特约策划:徐曙蕾
责任编辑:苏福忠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恶夜追击令

[美]莎莲·哈里斯 著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440-1

定价 24.00 元

第一章

我趴在今生所见的最帅的男人手臂上，他瞪着我的眼睛看。

“把我幻想成……布莱德·皮特。”我低声呢喃。那对深咖啡色的眼珠依旧一副兴味索然的模样。

好吧，对象搞错了。

我想起克劳德的前任情人是脱衣舞俱乐部的保镖。

“那就幻想查尔斯·布朗森吧，”我提议，“或者……嗯，爱德华·詹姆斯·奥莫斯^①也可以。”这一回有作用了，克劳德长长睫毛下的眼睛果真开始射出炙热的火焰。

那一瞬间，我会以为克劳德打算撩起我沙沙作响的长裙，用力扯下低胸紧绷的上衣，当下来一场激情戏，直到我求饶为止。可惜我没那个福分——这也是路易斯安那州所有女性同胞的不幸——克劳德是另一队的打击手^②。波涛汹涌的金发女郎不是他理想中的菜色；粗犷、不修

① 查尔斯·布朗森(1921—2003)，著名的美国演员，性格巨星。爱德华·詹姆斯·奥莫斯，美国演员，曾经演出《星际争霸战》和《迈阿密风云》。

② 克劳德是同志。

边幅、带点儿忧郁，或许再加上些微的胡碴，那种类型才能点燃他眼底的火花。

“玛莉小星，你过去把她那一绺头发往后拉。”艾佛瑞·坎柏兰站在镜头后面发号施令。摄影师是一位身材壮硕的黑人，头发和小胡子逐渐转成灰白色。玛莉小星·古柏随即一个箭步，走到照相机前面，重新整理我散落的那一绺金发，我整个人往后仰靠在克劳德的右手臂上，隐形的左手（对照相机而言）死命地揪紧他黑色大礼服的背后，右手臂却故作轻松状，轻轻地搭着他左边的肩膀，他则用左手扶住我的腰。我猜这种姿势是要暗示他即将把我放倒在地上，预备为所欲为。

克劳德穿黑色大礼服、黑马裤，搭白色长筒袜和白衬衫；我则是一袭蓝色长礼服，大波浪的下摆和蓬蓬的衬裙。就像我刚刚说过的，礼服的上半身很清凉，小小的袖子垂下肩膀，幸好摄影棚相当温暖。宛如卫星接收器的大灯照向我的眼睛，温度没有我预期的那么热。

趁着克劳德深情款款地俯视着我，艾佛瑞·坎柏兰抓住机会，不住地连拍，我也使出浑身解数来回应。毕竟最近这几周来，我的私生活简直可以说是枯干无雨，乏善可陈，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准备闷烧一下，不过事实上，是几乎要大火熊熊地燃烧。

有着一身美丽的浅咖啡色肌肤、黑色卷发的玛莉小星，拎着大大的化妆箱、梳子等随侍在旁，预备做最后一分钟的补妆。早先我和克劳德抵达摄影棚的时候，发现摄影师的年轻助手竟然是熟人，让我很惊讶。自从几个星期前在什里夫波特市那一场狼族领袖的选拔赛以后，我就没有再见过玛莉小星，当时竞赛的现场充满血腥，恐怖骇人，我实在没有观察她的闲情逸致，今天才有余暇看到玛莉小星已经从一月份的车祸伤害中完全康复，狼人真的痊愈得很迅速。

玛莉小星认出是我，随即露出笑容，让我松了一口气，毕竟我和什里夫波特市狼族的关系有一点悬而未决。即使不算是自告奋勇，总之，就是不明智地把我的赌注下在失败的首领竞争者身上。那位参赛者的儿子，就是被我视为不只是朋友的欧喜德·哈韦亚斯，他认为我在竞赛中让他大失所望，而新上任的狼族首领派翠克·佛南，又洞悉出我和哈

韦亚斯家族有所关联。玛莉小星一边为我拉上戏服的拉链，一边打理我的头发，东拉西扯着。我很惊讶她替我上的妆，比我这辈子用的化妆品加起来还多，之后一照镜子，真要归功于她，让我看起来美丽又动人，只是不像苏琪·斯塔克豪斯本尊。

如果克劳德不是同志，或许我也会动心。他是我的朋友克劳汀娜的哥哥，经营一家哈乐根俱乐部，也在淑女之夜跳脱衣舞维生，克劳德拥有一身让人流口水的健美体格，身高六英尺，黑头发，咖啡色的大眼睛，完美的鼻梁，嘴唇丰润得恰到好处，还蓄意留长头发来遮住耳朵，因为耳朵动过手术，改成圆圆的，比较像人类，而不是天生的尖耳朵。如果你对超自然的世界有所了解，自然看得出手术的痕迹，知道克劳德是精灵。我这么说没有蔑视他性癖好的意味，而是就事论事，克劳德的确是精灵一族^①。

“去开风扇吧。”艾佛瑞指挥玛莉小星，稍稍调整位置之后，巨大的风扇开始启动。我们仿佛伫立在强风当中，我的头发吹成金色的扇面，克劳德束紧的马尾巴倒留在原处不动，接连几张照片之后，玛莉小星解开克劳德的头发，侧梳到一边的肩膀上，顺着风势往前吹，恰好当成黑色的背景，烘托出完美的轮廓来。

“太棒了！”艾佛瑞边说边拍照。玛莉小星来来回回地移动风扇，改变强风吹袭的角度和方向，最后艾佛瑞终于吩咐说我可以起来了，我感激涕零地挺直了身体。

“希望没让你的手臂太累。”我对克劳德说道，他一脸酷样，很是冷静。

“不，没问题。你们这里有果汁吗？”他问玛莉小星，这家伙显然不是交际草先生。

漂亮的女狼人指着角落的小冰箱，“杯子在上面。”她用眼睛追随克劳德的方向，叹了一口气。举凡和他交谈过的女性常常产生类似的反应，那一声叹息则意味着“暴殄天物啊”。

^① 精灵，fairy，俚语中指娘娘腔的男人或男同志，而且有鄙视的意味。

玛莉小星确定她的老板依旧专注在手边的器具装备上,悄悄地朝我露出灿烂的笑容,我虽然无法判读狼人的思绪,但依稀辨别到她有话要说……只是不确定我有何反应。

读心术一点儿也不好玩,你对自己的观点禁不住他人对你看法的考验,更让你几乎不可能和凡夫俗男交往,连想都很难。(记住,不管你是这样或那样,都瞒不了我。)

“自从他父亲被打败以后,欧喜德一直很难过。”趁着克劳德一面喝果汁,一面欣赏镜子里的自己,玛莉小星压低嗓门说,艾佛瑞·坎伯兰则走回办公室去打手机。

“我相信。”既然父亲杰克森·哈韦亚斯惨死于对手手下,儿子的心情会起伏自然是人之常情。“我寄了一份悼念品到防止虐待动物协会,我知道他们会通知欧喜德和贾尼丝。”(贾尼丝是欧喜德的妹妹,本身并不是狼人,我很纳闷欧喜德怎么跟妹妹解释父亲的死讯。)-之后,我收到了一张那种由殡葬馆统一印刷的谢卡,连一个私人的字眼都没有。

“哦……”似乎有什么东西卡在她的喉咙里,以致无法畅所欲言,但我模模糊糊地瞥见大致的形状,顿时心中一痛,好像被刀刺中一样,然后我紧紧锁住伤痛,套上自尊的外衣,打从小时候起,我就学会了这样的武装。

我开始翻阅艾佛瑞作品范本的相簿,对于那些新娘和新郎、犹太教的成年礼、第一次领圣体,以及结婚二十五周年等等的照片,都视而不见;我合上相簿,放在一边,外表故作悠闲,其实是欲盖弥彰。

我摆出像玛莉小星一样灿烂的笑脸,“你知道欧喜德和我不算真的一对。”或许我心底有过一些痴心妄想,可惜都没有开花结果的机会,因为时机一直都不对。

玛莉小星那一对浅咖啡色的眼睛睁得很大,充满敬畏,或者是害怕?“我听说你有那种能耐,”她说,“真难以置信。”

“是啊,”我疲惫地回答,“呃,恭喜你 and 欧喜德正在交往,即使有意见,我也没有介意的权利,虽然我并不介意。”这些话说起来有点饶舌(不全是真心话),不过玛莉小星懂我的意思:为了顾及颜面。

自从欧喜德父亲过世的那几个星期内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后，我就心知肚明，无论他对我有什么感觉，都已经灰飞烟灭了。这是一大打击，幸好还不至于致命，实际上，我没有对欧喜德存着任何期待，可是天杀的，我喜欢他，一旦发现自己轻而易举地被别人取代了，伤痛是在所难免的。毕竟他父亲过世之前，欧喜德曾经提议要和我同居，现在反倒和这个年轻的狼女住在一起，搞不好还打算生一窝小崽子。

我即刻喊停，别再想下去，真丢脸！何必当讨厌的狗贱人。（转个弯想，玛莉小星还真的是呢，至少一个月有三个晚上。）

别想了，更丢脸了！

“祝你幸福。”

她无言地递给我另一本相簿，上面盖着秘密的戳记，一翻开，发现这些都是超自然生物，不是普通人可以看到的照片……一对吸血鬼夫妇盛装打扮，站在巨大的古埃及十字架前面；一个青年正在变身成熊的刹那间，大概是生平第一次吧；狼形成员排排站的狼族大合照等等；好几个妖魔鬼怪的摄影师——艾佛瑞·坎柏兰。难怪他是克劳德找来拍照的第一人选，这些可是他要打开封面男模生涯的敲门砖。

“生意上门啰！”艾佛瑞大声嚷嚷着走出办公室，一边合上手机。“玛莉小星，下一次我们要去斯塔克豪斯小姐家的森林里拍摄两对新人的婚礼。”我有些好奇，纳闷预定的是凡人呢，还是超自然的派对？可惜不方便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
克劳德和我又开始装得卿卿我我。按照艾佛瑞的指挥，我拉起裙子微露大腿，就这一身衣服所处的年代而言，那时候的女人大概不会特意晒黑或是刮腿毛，而我却是健康的棕色，肌肤光滑得好像婴儿的屁股。哈，管他的，或许当年的男人也不会公开袒胸露背。

“腿抬起来，就像要缠住他一样，”艾佛瑞再度发号施令，“克劳德，现在是你大放异彩的机会，好像随时要脱掉长裤似的，让读者一看，对着你喘不过气！”

每一年，浪漫小说读书会都会举办浪漫先生大赛，克劳德就是预备用这些沙龙照去参赛的。

他把这样的野心告诉艾佛瑞的时候（我猜他们是在派对上认识的），艾佛瑞提议他去找那种经常出现在浪漫小说封面上的女郎来合拍，他还说，金发蓝眼可以把克劳德黝黑的外表烘托得更抢眼，而我恰巧是他认识的人里面唯一的金发波霸，又愿意免费挎刀的人。当然啦，克劳德也认识一些愿意配合的脱衣舞娘，可是她们都要酬劳，这些话是克劳德在驶往摄影棚途中告诉我的，本来这些细节他可以秘而不宣，让我因为帮助朋友的哥哥感觉飘飘然——偏偏以克劳德典型的作风而言，就是藏不住话。

“好啦，克劳德，脱掉衬衫吧！”艾佛瑞喊。

克劳德很习惯应观众的要求宽衣解带，他宽阔的胸膛光滑无毛，都是肌肉，不穿衬衫的确很养眼，但我却老是无动于衷，或许是开始免疫了。

“你的裙子和脚。”艾佛瑞提醒，我告诉自己这是工作，艾佛瑞和玛莉小星都是专业人士，公事公办，何况你又不会比克劳德更酷。可是我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拉起裙子，这很隐私呀，虽然穿热裤露大腿的时候，我都不会脸红，但是把长裙往上拉，多多少少带着性感的味道。我一咬牙，拉起布料，塞在空隙里面，让它维持不掉。

“斯塔克豪斯小姐，你要假装陶醉在其中。”艾佛瑞从相机后面探出身来打量我，额头三条线，显然很不满意。

我努力不皱眉头，是我答应要帮助克劳德，就要做得心甘情愿。我抬起脚，让大腿跟地面平行，脚趾尖特意指向地板，希望看起来比较优雅，双手搭在克劳德的肩膀上，再抬头凝视，他的皮肤摸起来温暖又光滑——没有欲念或亢奋的感觉。

“你好像很无聊，斯塔克豪斯小姐，”艾佛瑞说道，“你应该像要扑上去一样，玛莉小星，让她更……再多一点。”玛莉小星冲过来，把小小的灯笼袖再往下拉，扯得有点儿过头，幸好上衣绷得够紧，没有穿帮。

眼前的事实是，就算克劳德一整天袒胸露背，帅气迷人，我还是不想要，因为他脾气暴躁，没有礼貌，即使他是异性恋——交谈过十分钟以后，就知道他不是我的菜色。

就像刚刚的克劳德一样，只好诉诸幻想。

我想到吸血鬼比尔，我真正的初恋情人。结果……没有勾起欲念，反而怒火翻腾。比尔和别人的女人约会，瞒了我好几个星期。

好吧，换成比尔的老板，曾经是维京人的艾瑞克呢？一月份的时候，他在我家住了好几天，我们还上过床。算了，越想越危险，艾瑞克知道某个我想隐藏一辈子的秘密，只不过当时他罹患失忆症，不知道这些事埋在他记忆的某个地方。

其他的脸孔突然浮现——我的老板萨姆·莫洛特，经营莫洛特酒吧，不，绝对不行，幻想上司没穿衣服不太好；好吧，换成欧喜德·哈韦亚斯呢？不，也是禁止进入，何况他的现任女友就在身边……哈，所有幻想的对象都用光了，只能用回偶像明星的老招数了。

可是自从比尔走进莫洛特酒吧，引我跨入超自然的世界以后，电影明星的魅力似乎失去了光彩；至于最近一次勉强类似亢奋的经验，好奇怪，竟然跟脚流血被舔舐有关，感觉很……心浮气躁，即便在当时的处境下，依旧挑起了我内心深处的骚动，我还记得昆恩用那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清理我的伤时，光头不住地移动，温暖的手指紧紧抓住我的脚……

“这样可以了。”艾佛瑞说道，不断地按下快门。克劳德察觉我为了保持姿势，腿肌开始颤抖，赶紧伸手扶着我裸露的大腿。又一次让男人握住我的脚，只是这一回，克劳德是给我支撑的力道，的确有帮助，但没有性的意味。

“现在拍一些床戏照。”当我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艾佛瑞说道。

“不要。”克劳德和我异口同声地拒绝。

“那是沙龙照的一部分啊，”艾佛瑞说道，“不需要宽衣解带，我也不拍那种照片，免得被老婆宰了。你们像这样的躺在床上，克劳德用手肘撑起上半身，俯视着你，斯塔克豪斯小姐。”

“不，”我很坚决，“拍一些他站在水中的照片，会比较好。”在角落那里有一处假池塘，拍几张克劳德一丝不挂，任由水滴从胸膛流下的照片，绝对有吸引力。（对那些不认识他的女性而言。）

“你认为呢，克劳德？”艾佛瑞问道。

有自恋癖的克劳德当然赞同。“我觉得很棒，艾佛瑞。”他努力不要显得太沾沾自喜。

我走向更衣室，急于脱掉这身衣服，换回平常的牛仔裤，同时张望寻找时钟，五点半要上班，我还得开车返回良辰镇拿制服，才能到莫洛特酒吧去。

克劳德呼唤：“谢谢你，苏琪。”

“不客气，克劳德，祝你顺利拿到模特儿合约。”我说道。但他已经在顾镜自怜了，没有搭理。

玛莉小星送我出门。“再见，苏琪，很高兴又见面。”

“我有同感。”真是谎话连篇，即使透过狼人头脑里面那红色迂回的通道，我仍然看得出来，玛莉小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拒绝欧喜德。他粗犷帅气，好相处又风趣，一个热血男儿，也是异性恋者，况且还拥有自己的测量公司，靠着白手起家，拥有丰厚的家产。

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答案。“现在还有人在搜寻黛比·波特吗？”我问，就像蓄意去戳疼痛的牙齿一样，黛比是欧喜德长久以来一直分分合合的情人，实在很讨人厌。

“换了另一批人。”玛莉小星的脸色一沉，显然跟我一样不愿意去想那个女人，原因无疑是大相径庭。“我听说波特家族雇用的侦探声称，如果再继续找下去，就是诈财，所以宁愿放弃。警方的说辞不太相同，结果一样是撞墙；其实我和波特家只有一面之缘，就在黛比失踪以后，他们来到什里夫波特市找人，那对夫妇相当野蛮。”我惊讶地眨眨眼睛，对狼人而言，这种评语有点儿严重啰。

“最糟糕的还是他们的小女儿珊卓拉，对黛比非常崇拜，为了她的缘故，到现在还到处询问请教人；我个人认为黛比被人绑架，或是自杀了，很可能是欧喜德公开弃绝她的时候，对她的打击太大，她承受不住。”

“或许吧。”我不置可否地轻语。

“少了黛比对欧喜德更好，但愿她永远不要出现。”

我有同感，但和玛莉小星不同的是，我很清楚黛比的下场。就是这

个原因，把我和欧喜德隔阂开来。

“希望他们永不再见。”玛莉小星美丽的脸庞一暗，流露出一天性野蛮的一面。

欧喜德或许和玛莉小星交往，却没有对她完全坦白，他知道黛比永远不会再现身了，而且还是我的错，对吗？

我让她一枪毙命。

出于自卫，我多少接纳了这个行为，可是丑陋的事实不时会冒出头来，你不可能一面杀了人，另一面毫无变化，事件的后果必然使你的生命转变。

两位神父一起走进酒吧里。

听起来就像一连串笑话的开场白，可是这两位神父旁边没有袋鼠跟着，吧台上也没有坐着犹太教的拉比或金发美女。金发女郎当然看过很多，动物园也有袋鼠的踪迹，唯有拉比没见过。但我常常看到这两个神父，他们每隔一周，就约在这里共进晚餐。

丹·雷欧丹神父脸色红润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每周六都会来良辰镇的小教堂主持望弥撒。苍白的坎普顿·立瑞尔神父，一脸络腮胡，每隔两星期在克莱斯镇的小圣公会教堂主持领圣餐礼。

“哈啰，苏琪。”雷欧丹神父招呼道，他来自爱尔兰，是货真价实的爱尔兰人，戴着大黑框的厚镜片眼镜，大约四十多岁，我很喜欢听他说话。

“晚上好，神父，嗨，立瑞尔神父，你们要点儿什么呢？”

“我要威士忌加冰块，苏琪小姐，你呢，坎普顿？”

“喔，只要啤酒就好了，还要一篮鸡柳条。”圣公会的神父戴金边眼镜，年纪稍轻，良心的意识比较敏锐。

“没问题。”我露出笑容，通过读心术，我知道他们真的是好人，这一点让我很开心，毕竟从神职人员的心思里，得知他们比你不好到哪里，不只如此，还不想求长进，总是让人沮丧。

天色既然全黑了，看到比尔·康普顿走进来，我可不会大惊小怪，可是神父们不一样，美国教会还无法适应吸血鬼存在的事实，说他们政

策混淆还算很客气,天主教当下正在召开会议,辩论是否要判定所有的吸血鬼是遭受诅咒的一族,一律逐出天主教堂,还是广开大门,视吸血鬼为潜在的会友和信徒。目前圣公会已经投票反对吸血鬼担任神父,但允许参加圣会——唯有好些凡人的信徒声称,除非他们进坟墓,否则休想。可惜这些人大多不够了解,这种可能性非常高。

两位神父不悦地望着比尔飞快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,随后坐进老位子里,几乎无视他们的存在。他直接打开报纸,埋头阅读,显得道貌岸然,仿佛看的是财经版或者是伊拉克的新闻一样,可是我知道他都先看忠告栏,随后是漫画版,但他总是少根筋,搞不懂笑话的卖点。

比尔独自一个人,这倒是不错的改变,通常席拉·庞福瑞都跟在旁边,让我看得很碍眼。毕竟比尔是我的初恋情人,我想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忘情;或许比尔也不想让我忘记,以致每一次约会,他似乎都要拖着席拉一起来酒吧,当着我的面招摇一番,如果不在乎的话,应该不会这么做,对吧?

不等他开口,我已经送上他最爱的真血牌O型血,干净利落地放在前方的餐巾上,转身离开的时候,一只冰凉的手触及我的臂膀,他的碰触总是让我很震撼,这一点或许永远不会变。比尔从不隐瞒因我而起的亢奋,而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爱情没有性的生活,当他表明受到吸引以后,我开始昂首阔步起来,其他人看我的眼神,似乎觉得我更加有魅力了。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人们为什么老是想到性事,比尔把我教育得十分彻底。

“等一等,苏琪。”我低头注视那对棕色的眼睛,衬着比尔苍白的皮肤,颜色似乎更暗沉。他的头发也是棕色的,光滑而服帖,肩膀宽阔,身材精瘦,手臂上都是肌肉,显示曾经当过农民。比尔说道:“你好吗?”

“还不错。”我试着不要太诧异,因为比尔不是爱聊天的人,根本不擅长风花雪月般的闲聊。即便我们还是一对恋人的时候,他的话也不多,其实吸血鬼也有工作狂,比尔就快变成电脑怪杰了。“你自己好吗?”

“嗯,你什么时候去新奥尔良继承遗产呢?”

我真的大吃一惊。(因为无法透视吸血鬼的脑袋,我才这么喜欢他们,能够和猜不透的人在一起,感觉棒极了)大约六个星期以前,我住在新奥尔良的亲戚被人谋杀,路易斯安那女王派密使来报信……并将杀人犯交给我发落的时候,比尔刚好和我在一起。“大概下个月左右,我才会去收拾海莉的公寓,目前还没有跟萨姆提请假的计划。”

“我很遗憾你的亲戚过世了,你很难过吗?”

我和海莉多年不见,何况她还成了吸血鬼,见面更奇怪,只是我活着的亲戚已经寥寥可数了,实在很痛恨又少了一位。“有一点。”

“你不知道何时要去吗?”

“还没决定呢,你记得她的律师凯特雷先生吗?他说等到遗嘱经过认证之后,他会再通知我,同时承诺公寓会原封不动。一旦女王的律师告诉你不会破坏现场,也只能相信他了。但老实说,我没有太大的兴趣。”

“如果你不介意有同伴的话,我很可能跟你一起去新奥尔良。”

“噢,”我忍不住小小地讽刺一下,“席拉不介意吗?或者她也要跟着呢?”好一段愉快的旅程。

“不会。”比尔到此封口,根据过往的经验,一旦他决定闭上嘴巴,你就不可能再挖掘出什么。好吧,我有一点儿摸不着头绪。

“我再通知你。”我试着理清他的想法。虽然有比尔作陪很痛苦,至少我相信他不会伤害我,也不会放任别人加害于我。只不过伤害有很多种类型。

“苏琪。”立瑞尔神父呼唤道,我匆匆离开。

我回头瞄到比尔露出笑容,一副非常满意的模样,虽然不确定其中的含意,但我喜欢看他的微笑,难道他在期待破镜重圆吗?

立瑞尔神父说道:“我们不确定你是否介意被打岔。”我莫名其妙地低头看着神父。

“看到你和吸血鬼交往这么久,我们相当担忧,”雷欧丹神父接着说道,“那个地狱之子试图蛊惑你吗?”

他的爱尔兰腔调突然失去了魅力,我一脸滑稽地看着雷欧丹神父。

“你在开玩笑吗？你知道我和比尔约会过好一阵子，如果你认定他是地狱之子，那你显然对恶魔的了解不够多。”即便在良辰镇如此纯朴的小镇附近，我都见识过比比尔更黑暗邪恶的东西，其中也包括人类。“雷欧丹神父，我了解自己的生活的，也比你们更明了吸血鬼的天性。立瑞尔神父，”我紧接着说道，“你的鸡柳条要配芥末酱还是番茄酱？”

立瑞尔神父选择芥末，表情有点儿茫然。我转身走开，蓄意甩掉这桩小事，心里纳闷如果两位神父知道几个月之前酒吧里发生的事件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，当时这里的顾客联合起来，对付试图杀我的坏蛋。

既然那家伙是吸血鬼，他们或许不会反对。

在离开之前，雷欧丹神父朝我走过来，显然有话要说。“苏琪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可是我必须替某人来问你，如果你因为我刚刚的行为而不想听，请你不计前嫌，考虑这些人的需要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勉强点点头，至少雷欧丹神父试着做好人。

“乖女孩，杰克逊的某人找上我……”

心底的警铃大作，黛比·波特就住在杰克逊。

“我知道你听过波特这个家族，他们仍然在搜寻一月份失踪的女儿黛比，由于他们的神父认识我，知道我在良辰镇做事，因此和我联络，他们希望访问每一位在失踪当晚见过黛比的人，又怕你不愿意，苏琪，毕竟他们的私家侦探已问过你，警察也找你谈过，他们怕你会生气，为此愤愤不平，不愿意和他们见面。”

“我不要见，”我直接拒绝，“雷欧丹神父，我知道的全都说过了。”这是老实话，只是没告诉波特家的人和警察。“我不要再谈黛比了。”这真的是真心话。“请你转告他们，已经无话可说了。”

“我会转告，”他说道，“但我很失望，苏琪。”

“噢，失去你的好感，”我说道，“今晚对我而言真是不幸。”

他不发一言地离开了，这一点正合我意。

第二章

隔天晚上接近打烊的时候,发生了另一件怪事,正当萨姆示意我们开始告诉客人说这是最后一杯饮料时,某个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面的人走了进来。

就魁梧的体格而言,他的动作算是静悄悄的,人直接站在入口张望,寻找空桌子,我之所以发现,是因为酒吧的灯光在他的光头上瞬间一闪,他很高、很魁梧,鼻梁挺直、牙齿雪白、嘴唇丰润、橄榄肤色,一身黑衬衫黑长裤,配上古铜色的运动外套,整体说起来,搭配飙车族的高筒靴会比较顺眼,不过他反而套了一双光鲜的休闲鞋。

“昆恩,”萨姆低声说道,正在调杜松子鸡尾酒的双手停顿了一下,“他来做什么?”

“原来你认得他,”回想起前几天还在幻想这个光头男,我的脸庞开始发热,那个用舌头替我清理伤口鲜血的男人就是他,那真是很特别的经验。

“在我的世界里,每个人都认识昆恩,”萨姆不动声色地说,“你不是变形人还认识他,才让我惊讶。”萨姆的身材不像昆恩那么高大,但变形

人大多很强壮，他顶着金红色的卷发，看起来就像天使的光环。

“我在族长竞选会上见过他，”我说，“当时昆恩……呃，担任主持人。”我自然和萨姆聊过关于什里夫波特市狼族首领的变化，毕竟那里距离良辰镇很近，无论你是哪个种类的变形人，狼人的动静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。

像萨姆这种真正的变形人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各式各样的动物，只是他们各有偏好的形态；至于那些可以从人类变成特定动物的，也自称为变形人，只是很少能像萨姆这样变化自如，只能化成单一种动物，就像虎人（昆恩就是这一类）、熊人、狼人等等。但狼人自认为高人一等，在力气或文化上面都优于其他族类，所以又直接称为变种人。

他们通常也是变形人中人数最多的一支，不过和吸血鬼比起来少多了，个中的原因不难理解，狼人的出生率很低，婴儿死亡率又高于普通人类，何况唯有纯种的狼人夫妻生下的头一胎才会完全变成狼人，转变就发生在青春期——好像青春期的麻烦问题还不够多似的。

变形人非常神秘，即使在我这种愿意体谅他们处境的怪人面前，这种习性依旧根深蒂固、难以破除，所以直到如今他们都没有当众暴露身份，我是一点一滴地逐渐在学习他们的世界。

即使当他是朋友，萨姆依然有很多我一无所悉的秘密，他常常变成牧羊犬，跑来拜访我（偶尔也睡在我床边的地毯上）。

至于昆恩，我只看过他的人。

当我跟萨姆谈及杰克森·哈韦亚斯和派翠克·佛南之间为了争夺什里夫波特市狼族领导权的决斗时，并没有提到昆恩的存在，现在萨姆对我大皱眉头，对我有所隐瞒很不高兴，然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回头望向昆恩，他微微仰起鼻子，试探空气，追踪某一种气味，他在跟踪谁呢？

虽然艾琳招呼的区域距离比较近也有空位，昆恩还是毫厘不差地走向我负责的桌位，显然他要找的人是我。

好吧，心情有点忐忑，五味杂陈。

我斜瞄了萨姆一眼，寻求他的反应，这五年来，他的判断从来没有